

论著 读书录

曾国藩全集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

京华出版社

温
林
编

曾
国
藩
全
集

京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全集/温林编,一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ISBN 7-80600-616-8

I. 曾... II. 温... III. 曾国藩(1811~1872)—
全集 IV. 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929 号

曾国藩全集

编 者 ☐ 温林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3500 千字

印 张 ☐ 200 印张

印 数 ☐ 0001-2000

出版日期 ☐ 2001 年 9 月

书 号 ☐ ISBN 7-80600-616-8/G·372

定 价 ☐ 1280.00 元(全套 16 册)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论著导读

曾国藩号为清末“中兴之臣”，而且对后世影响巨大，后人对其思想多有研究。曾氏的思想大多见于他的著作之中，那么曾氏到底有多少著作呢？

曾氏著作据他门生李鸿章整理，列目如下：

诗四卷；

文十二卷；

批谕奏章百二十卷

政迹批牍二十四卷

书札六十卷

日记三十四卷；

家书二十八卷；

曾氏家训长编；

朱子小学一卷；

冠礼长编一卷；

历朝大事记数卷；

藩部表一卷

抄辑盐、漕、河水、水利、赋役、成案各若干卷；

十八家诗钞三十卷；

孟子四类编若干卷；

左氏分类事目若干卷；

礼记章句技补目若干卷

杂记周官、雅训若干卷

经史百家杂钞，分十类，为二十六卷，又为古文简本二卷。

鸣原堂论文二卷；

论语言仁类记一卷；

易象类记一卷；

大鉴大事记未成书；

六家诗钞，未成书；

门人王安定辑经史评注为师训汇记若干卷，又掇公平生言行求阙斋弟子记四十卷。

这其中诗文是曾纪泽和李鸿章后来从曾氏故友知交家“搜辑”而成；批谕奏章，批牍书札存于公门，后由门生整理而成。除上列书目外，后世多补有《冰鉴》和《挺经》为曾氏著作。下面我们分别来看曾氏论著。

曾氏《日记》占总量很大一部分。曾氏日记受理学大师唐鉴和倭仁影响，讲求“慎独”“不自欺”。其日记以“主敬，青作，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之，月无忘其所能、作字，夜不出门”等“十二课”为依归，自我反省，时时改过，庶几是一自律，修德，养生的方法。曾氏得益于日记很多。

曾氏《家书》算来对后世影响最大。曾氏的齐家之策尽备于此书，其中对父执恭敬有礼，对兄弟友爱谦让，对子辈严格要求，絮絮于种田养鸡，切切于读书作文。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子辈们都奋发有为，象曾纪泽，另一方面家书家训也确有道理，所以他的家书家训可与《颜氏家训》比肩，想来也无可非议。

曾氏的才具于奏稿，批牍最见功夫，一方面其中反映曾氏的治军，行政的才能，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曾氏处理上级与下级关系的娴熟技艺。奏稿是曾氏与朝廷交流意见的方法，曾氏奏稿“不为大喜过美之词，亦不为忧怵无聊之语，具论贼势兴衰，中外大局，一切将然未然之事，若烛照龟卜，不失毫发，”其中可见曾氏见识加人一等。批牍是曾氏对于下级部属的批示，他的批语，表明曾氏善于采取开明家长式的领导方法，对部下循循善诱，耐心开导，其中有时针砭，有时劝勉，有时训诫，有时期许，读之可亲。李鸿章说曾氏：“至于训饬僚属，奖掖后进诸篇，条理详明，乃剴切深到，令人玩味，反复不能释手。”

曾氏《读书录》是曾的读书笔记，其中反映了他的读书方法

和态度。曾氏注重经史，尤重文章做法。他的《鸣原堂文集》两卷，全辑录历代名臣疏奏，《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等录各名家章句。并且曾氏于京师时曾于饭后日记一则小事，命为《茶余偶记》，后都散佚了。但我们看曾氏文章都感觉斐然可观，这与曾氏博览群收，读书体贴用心有很大关系。

世传曾氏《冰鉴》一书，以前人把之视为麻衣神相类中，大概是因此书中包括着相学内容，但仔细考察曾氏《冰鉴》，则发现其与宿命论没有关系，文中曾氏列七种表面识人之法，七种较验之法，并且详举七种常见失误，全书贯穿了辩证法，此书是曾氏能提拔幽隐，罗置贤才的秘要，服务于曾自己的志向。

《挺经》文小，自成一格，共二十四条经文。其以喻意始，以经验终，中述修身办事之法，首尾一贯。意旨所归于提高自身、素质，掌握办事枢机以完成志向。小书堪称曾氏成功原由的点睛之笔。

至于其他，如《朱子小学》、《孟子四类》、《左氏分类事目》、《礼记章句技补目》、《杂记·周官·雅训》、《论语言仁类记》、《易象类记》等属于义理与考据，现代称学术范畴，尽是儒学见识，也可以观。如辑“盐，漕，河水，水利，赋役，成案”这和《历朝大事记》都属于曾氏所列“经济”科。

综合来看曾氏文章与古时儒生理想人生颇为相近。君子所定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氏均一一奉行。他记日记，自省修身，他编家训用以齐家，他的奏稿批牍则是治国平天下的反映。至于他的浩卷钞录则是修身之末节，《冰鉴》、《挺经》也服务于“内圣外王”的大志向，可以说曾氏身上集中反映了一个旧中国士大夫的生活与人生。

目 录

论 著

鸣原堂论文

序	(1)
后序	(2)
序目	(3)
匡衡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	(4)
贾谊陈政事疏	(5)
刘向极谏外家封事	(14)
刘向论起昌陵疏	(16)
刘向论甘延寿疏	(18)
谷永救陈汤疏	(20)
耿育讼陈汤疏	(21)
刘安谏伐闽越书	(21)
贾捐之罢珠厓对	(24)
诸葛亮出师表	(26)
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28)
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30)
苏轼上皇帝书	(33)
朱熹戊申封事	(43)
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	(56)
方苞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材札子	(60)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	(65)

孟子要略

卷 一	(75)
卷 二	(81)

卷 三		(84)
卷 四		(88)
卷 五		(91)

鸣原堂论文

序

馆地二三千，官为尚书侍郎，兼古御史大夫中丞之号。跨州连郡，多者百餘城，少或五六十县。监司、郡守、牧令、丞倅、杂职数百人，武弁自提镇以下，承命唯谨。赋税、刑狱、军谋、河工、盐漕、黜陟诸大政待之而决。又有宾从往来，属僚请谒，鸡鸣盥沐，整衣肃客，阍人持手版，第其先后，鱼贯雁行以进，更十餘番犹未毕，则辞以他日。他日复如此。退则吏抱文书，右手及额，左手下至腹，且行且捧，嬾嬾而入。分公私新旧，错陈于几案之间。其紧要者，官乃审视而详裁之；例行者，略一瞥省署行而已。故今之督抚大吏，凡夫敷陈入告之词，多倚办于幕友。其不能亲自吮毫构思者，势也。然而充斯选者，率用刑名家言，规规焉循例案，避处分，以文无害为事。即有勤求民隐，发愤为雄，破除一切拘束者，辄格于部议，而不能施行。盖奏疏之难于美善兼尽也如此。

我伯兄太傅文正公当显皇初政，以议大礼、谏圣德诸疏，忠说闻天下。及执兵符，开幕府于东南。东南之硕儒名彦、博辩洽闻之士，皆礼罗而珍储之。其达者，滂膺将相，勋伐烂然，次亦以文学称著于时。夫以宏通淹雅之才，论时政之得失，料军情之胜负，出之以沈思眇虑，申之以修饰润色。固无患其言之不工，意之不谐也。然公或初善之而卒易之，字点句窜，十不存一，岂

与夫冥搜幽抉、憔悴专精之士，较胜负于文字哉？盖才者，天所赋也；识者，练而精者也。人之聪明才力不甚相远，天下事变之来，往往出于智慧，思虑之所不及，惟历事久者能守义理之常，以待时势之变。故公之奏疏不为大喜过美之词，亦不为忧怵无聊之语。其论贼势兴衰，中外大局，一切将然未然之事，若烛照龟卜，不失毫发，而谦谦冲挹，若不敢决其必然，而其后卒无不然，岂非识之加人一等哉？

国荃少侍公京邸，从而问学；壮岁展转兵间，随公驰逐江西、江南诸行省。赖圣天子威德，大功告成，兄弟荷蒙殊宠，惴惴焉惧以不才致罪戾，乞身归里。公虑其昧所择也，选古今名臣奏疏若干首，细批详评，命之曰《鸣原堂论文》。国荃受而读之。盖人臣立言之体，与公平生得力之所在，略备于此。今岁王君鼎丞来湘，编公遗书，因出此篇，属其校讎付梓。国荃行老矣，自惭荒渺，无补于时，追念往时，与公从事于惊涛骇浪之中，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争尺寸之土，曾不计后此尚有安闲之一日。今海内又安，公以考终。国荃亦得养痾林下，优游暇豫，与二、三故旧联樽酒文字之欢，盖非始念所及。此后之读公书者，知其人，论其世，其必低徊往复而叹公之文章、德业与身世遭逢，为均不可及云。同治十二年九月湘乡曾国荃叙。

后序

②

右《鸣原堂论文》两卷，吾师湘乡曾文正公选汉唐以来迄于国朝名臣奏疏十七首。论述义法，以诒其弟沅甫宫保者。宫保出示定安，命校讎刊之。

叙曰：三代以上，人臣告诫其君，如禹、皋、伊、傅、周、召之所作，载在《尚书》。尚已！彼皆圣贤之徒，体道深而更事久，其陈义甚高，而可见诸施行。其指斥甚直，而必出之和平渊懿，不为危言悚论，诡激抵触之辞。其托意甚幽邃，而使读者易

晓。其切于世情，而达于时变也，仍必原本道德，不为一切苟且侥幸之计。至于《春秋》内外传所录迂谲说言，笃厚深美，犹有训诂遗意。下逮战国士，或为廋词隐语，讥讪笑骂。耸撼炫骇，同于俳優。其不幸者，触怒人主，身蹈大戮，祸綦烈矣！说亦稍戇焉。自兹以降，敷陈之道约分两途，儒者拘牵文义，喜谈上古，致君必曰尧舜，礼乐必俟百年，井田、封建、学校之制，累牍而不烦，世主习闻其迂，则以为老生常谈而厌薄之。而才智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揣摩迎合以售其纵横富强之术，往往辄验，天下稍骛于功利矣。

若夫汉之贾谊、唐之陆贽、宋之苏轼，陈善责难累数万言，论是非则持其平，讲制度则求其当，达闾閭颠连之隐伏，显军中倚伏之秘谋，高而不戾于今，卑而不违夫古，岂非敷奏之极轨哉？善乎！公之论文也，曰：“必其平日读书学道，深造有得，实有诸己，而后献诸君。又必熟于前代事迹，本朝掌故，乃为典雅。”呜呼！斯言尽之矣！

公所为奏疏若干卷，其佳篇传播人间，士大夫多能举其词。所选《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另刊行世。是书卷帙不多，盖犹黄河之滥觞耳。然苟循河而东，乘秋水、驾巨筏以望于北海，洋洋乎包天地而含古今，岂不更为宇宙大观也哉！同治十二年九月，门人东湖王定安叙于长沙寓斋。

序目

《棠棣》为燕兄弟之诗，《小宛》为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而皆以脊令起兴。盖脊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切。故《棠棣》以喻急难之谊；而《小宛》以喻征迈努力之忧。余久困兵间，沅浦沅浦两弟之从军，其初皆因急难而来。沅浦坚忍果挚，遂成大功，余用是获免于戾。因与沅弟常以暇逸相诫，期于夙兴夜寐，无忝所生。爰取两诗脊令之旨，名其堂曰“鸣原堂”云。曾国藩记。

(编者按：目录见书前总目。)

匡衡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

《汉书》云“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是分为三事也。姚选《古文辞类纂》题云“《戒妃匹劝经学疏》”，则漏末一事矣。兹题从《汉书》。

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萋萋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以上总起。

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物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俾夫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化之端也。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以上戒妃匹。

窃见圣德纯茂，专精诗书，好乐无厌。臣衡才怒，无以辅相善义，宣扬德音。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以上劝经学。

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飨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悦，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孔子曰：“德义可尊，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前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诸侯正月

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覲以禮樂，飧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飧萬方。《傳》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以上威儀之則。

三代以下陳奏君上之文，當以此篇及諸葛亮《出師表》為冠。淵懿篤厚，直與《六經》同風，如“情欲之感，無介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等句，朱子取以入《詩經集傳》，蓋其立言為有本矣。

此等奏議，固非後世所能几及，然須觀其陳義之高远，着語之不苟，乃能平躁心而去浮詞。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後文可流涕者實僅一條，可為長太息者實僅五條，各缺一條，殊不可解。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衡決，猶橫決也。古人言直，皆曰縱；言橫，皆曰衡，于事之忤亂無條理者，則衡字作去聲讀，如曰“橫逆”，曰“洪水橫流”是也。此處若作“橫決”，亦當讀為去聲。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乐，勿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奴宾服，四方向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此疏陈于文帝时，便谓文帝死后，庙号应称太宗，足见当时风俗近古。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

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舜禹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以上总序。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树，犹立也。于京师之外又树立宗室多国，势必相疑。下数被其殃，上数典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去，今吴又见告矣。○亲弟，谓淮南厉王长，亲兄之子谓齐悼惠王之子兴居，皆谋反也。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汉之诸侯王，各有太傅有相，是天子所置者。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淮南，谓上文亲弟，谋为东帝也。济北，谓上文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也。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免舜不治。黄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蚤为，己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列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以上言数年之后，诸侯王必为变，宜早为之所。假设陛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此六、七人，皆高祖之臣，封王而叛者。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仄室之势，犹曰寸土半阶之势，席犹曰凭借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厖○厖与仅同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七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以上言高帝时尚不能禁诸侯王之反。

然尚有可诿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

皆无恙，○此六、七、人，皆高祖之子弟，封王而叛者。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虑，音闾，犹曰大抵也。大抵无不帝制自为。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古人称父子兄弟曰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燃。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觊觎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觊觎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故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言淮南王为亲弟，济北王为亲兄子，尚不可用芒刃，况今同姓诸王，势尤不可用芒刃矣。以上言反迹已露，则难制之，宜及早施以斤斧。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在，读如才，犹曰仅也。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使然也。曩令樊、郢、绛、灌，○樊、郢、灌三人，皆姓。周勃封绛侯，绛乃其封地之名耳。而《史》、《汉》中多称樊、郢、绛、灌，想当时通称如此，如今日称塔、罗、杨、彭耳。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郢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辏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封地，地尽而止。及燕、梁、他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而后君之，○空而置之，谓存其国土，暂不封人，待其子孙生后，乃封之。

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以数偿之。○诸侯之地，前颇有削而入汉者，犹今云入官也。仍当移徙界址，归入侯国境内，待封其子孙时，全数还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虑莫不王。○犹云大抵无不王也。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不萌，细民向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一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以上言强者先反，宜多建诸侯而分其力。

天下之势，有病大瘡，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无聊。○身虑无聊，言偶有一、二牵动，遍身大抵皆痛，无聊赖也。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己。病非徒瘡也，又苦踈𦓐。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𦓐。可为痛哭者，此病是也！○以上虑宗室诸侯地天生变，痛哭之一。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倒县而已，○亶与但同。又类辟，且病痺。夫辟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斥，远也，候，候伺也。斥候，犹今之放哨者也。将吏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皇帝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汉之匈奴，南北二千里，东西五千里，而曰不过抵汉一大县，此贾生阅历之浅也。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典属国之官，专主外国

事。后苏武尝为之。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之令。今不猎猛兽而猎田鹿，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以上涕流者二，实止言匈奴一事。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偏诸，即牙条。今之鬼子栏干也。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纒以偏诸，○偏诸，即縠子也。纒谓缝于衣之领缘也。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率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绋，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婢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以上俗太奢侈，冒上亡等，太息之一。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耜，虑有德色○言大抵有德色也。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公，舅也，儿妇与舅并居，无礼甚矣。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慈子嗜利，犹云溺爱贪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日蹙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利不耳，即利否耳。虑非顾行也。○虑非顾行，犹云大抵不顾行之是非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剽²¹寝户之帘，攀²²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²³六百餘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坏败，反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犹云大抵不动手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